

城市木匠： 手握木头，找回内心的平静

本报记者 林媛媛

木匠这个行业，在中国一直都是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的。而随着机械化设备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木匠工作被机器所代替。但在现在的城市中，喜欢动手做木工的人越来越多，各种各样的木工坊也在悄悄兴起。这些城市里的“木匠”们，平时大多西装革履，从事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，下班后却穿上工装，拿起刨锯，把一块块木头做成他们想要的形状。

>>> 学艺仟月，只为给女儿做个木板凳

赶在女儿三岁生日之前，王旭终于给她做好了个木头板凳作为生日礼物。原木色的板凳矮矮的，是根据女儿的身高量身定做的。为了增加安全性，王旭还在板凳后面加上了一块挡板，但是又不像平时所见的椅背那么高。“有一点‘四不像’的感觉，因为木材不够了，只好做成了这样。”王旭笑着解释。

王旭是济南的一个普通上班族，朝九晚五，偶尔加班。在动手做这个木板凳之前，他没有任何木工的技术知识。“小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爷爷给我做过一个木板凳，我非常喜欢，每到饭点必须坐在上面才肯吃饭，后来爷爷去世了，木板凳也坏了，但这个记忆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。”王旭说，他自己动手给女儿做一件生日礼物，就像爷爷当年给他做过的一样，希望能给女儿留下一个温暖而又特别的回忆。

学习木工技术，王旭最主要的途径是网络视频，还在论坛里请教专业人士。看视频、买工具、买木材，一次次尝试，慢慢摸索着，前前后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王旭才终于做出了第一件完整的作品，就是准备送给女儿的这个小板凳。“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原来喜欢木工的人有很多，而且很多人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专业水准。”

>>> 一个人一双手，打造出全套家具

而毕卫辉应该就是王旭所说的“接近专业水准”的木工爱好者了。走进他刚刚装修好的新房，明亮的门窗、白色的墙壁、淡色的窗帘，一切都是清新的感觉。尤其是一件件样式简单、颜色清爽的木制家具，更是给房间增添了一种简略之美。而这些家具，都是毕卫辉一个人动手制作的。

与王旭白手入门学习不同，出生在淄博的毕卫辉幼时家中开办了一个木器厂，他说自己从小就是拿着木块当玩具玩大的。“当时厂里有很多木匠师傅，看着他们干活我觉得很好玩，经常一看就看半天。”毕卫辉喜欢看师傅做，也喜欢自己动手做。做家具的下脚料，他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，趁工人不注意，拿起工具一阵折腾，就能做出像模像样的小手枪。“可能有点做木匠的天赋。”毕卫辉哈哈大笑说。

长大离家之后，毕卫辉在济南自己创业，从事的是体育相关产业，木工作为爱好一直保持了下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毕卫辉特别喜欢收藏老的木工手工工具。“越老的越好，不光是质量好，手感也特别好。”毕卫辉说，为了收集这些老东西，他经常一个人开着车去济南周边的农村集市上转悠，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碰到。

手里的家伙什多了，毕卫辉也忍不住手痒痒，想自己动手做点东西。打线、锯直、打磨、做下料、做榫卯、安装、处理边角、打蜡……这一切就顺理成章地做出来了。毕卫辉说，自己动手做的家具，处处看着比买来的顺眼。

而做家具剩下的下脚料，毕卫辉也给四岁的儿子做了积木块、小木剑之类的玩具。毕卫辉说，儿子看着他做手工的样子，像极了他的小时候。

>>> 商场里的木工坊， 繁华中的安静角落

在济南市文化西路CCPARK商场下一层，有一间不大的门店，原木色的牌子上写着“驴木匠木工坊”。走进去之后，满屋的木板、木块、工具，让人感觉好像突然从这个繁华的商场迈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是“驴木匠”王景军所创办的一所木工坊，为所有喜欢木工、想做木工的人提供的一个小角落。

“这是一个简单的小作坊，主要是为没技术但感兴趣的人提供的，他们可以在这里做最简单的小东西。”王景军指着门口展示台上的小勺子、小兔子、小手机架等木制工艺品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初学者的作品。“一块木头，只用锯、刀子、锉刀、砂纸等最简单的工具，就能变成一件作品，这个过程是非常迷人的。”

作者在木工坊采访的时候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，9岁的男孩乐乐正在屋里转来转去，想要选一块合适的木材做一把木头宝剑。最终，他从成堆的木材中选了一块细长形状的木板，用铅笔画出宝剑的轮廓，然后跟爸爸合作锯掉多余的部分，再用刀子慢慢削磨宝剑的边缘。虽然进度很慢，乐乐却很有耐心地坚持做着。“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我从来没自己动手做过玩具。”看起来有点累，但是乐乐很开心。乐乐的父亲说他不希望孩子的周末都在学习中度过，他更希望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，让孩子在其中体会到跟学习不一样的乐趣。

“来木工坊的人，有的是为了做出一件作品，有的是为了消磨时间，还有的是为了放松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来，带着收获离开。”王景军说。

>>> 用最真实的忙碌，驱走嘈杂与烦恼

在济南市历城区仲官镇，王景军还开办有一个更严格的培训机构。3个月的全日制课程，白天所有的时间都在车间学习和练习，吃住都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农村，拿出合格的毕业作品才能拿到结业证书。

“我本来以为会很难招生，所以第一期我们只有15个招生名额，竟然很快就招满了。”王景军说这让他有点意外。目前五期培训班，顺利通过结业考试拿到结业证书的已经百余人。“这些学生中，年龄最大的接近60岁，最小的只有16岁。”王景军告诉记者，他开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为家具定制市场培养一批专业人才，没想到很多人只是为了爱好而来，还有一些带着特定目的前来。

来自青岛的兰姐是第三期年龄最大的学员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日复一日的生活让她感到厌倦，与结婚二十余年的爱人出现中年危机，这让她想要找个地方静静。最终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她来到了“驴木匠”木工坊，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木工学习。“做木工需要集中精力，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手上，放在工具上，放在木材上，才能做出你想要的作品。”王景军说，木头不会撒谎，它真实记录着你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滴汗水。

在三个月之后的结业座谈会上，年近半百的兰姐哭得像个小女生。兰姐说，三个月的忙碌和辛苦让她放下了心里所有的烦躁，“也许回青岛之后我还是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，但是我相信我会过得很好”。

人在圈子， 就逃不过鄙视链



健身圈： 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

健身是一种专属于城市白领的生活信仰，健身房就是该信仰的“祷告之地”。

在这个充满汗味与嚎叫的空间里，信徒们各守门派。比如节食减肥的相信戒碳水、戒淀粉，长跑的信奉体能至上，撸铁的肌肉崇拜，力量举的认李元霸为祖师爷，练瑜伽的一般都懂中医养生……

看似天下太平，实则深藏暗涌，其中的鄙视江湖，并不是一条链或者一个环可以形容的。玩举重的瞧不起力量举的，说它山寨；力量举的瞧不起健美，说它中看不中用；健美的瞧不起练形体的，说它弱智；练形体的瞧不起做有氧的，说它娘娘腔；做有氧的瞧不起练太极的，说它是中老年健身操；练太极的没法反驳，只好说你们练的都是死肌肉。



民谣圈： 越通俗越受鄙视，越小众越高端

“民谣”这个词，和曾经光辉灿烂的“文艺青年”“小清新”一样，被玩坏了。宋冬野火之前，一句“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”的签名多么具有神秘的哲学美。等这首歌流传范围快和《爱情买卖》一样广的时候，“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我的家里没有火烧”才有点意思。

同样是听民谣，听实验民谣的看不上听酒吧民谣的，听酒吧民谣的看不上听城市民谣的。

如果恰好你的朋友只是通过选秀节目了解到民谣，那恭喜你，他们正处在民谣鄙视链的底端，估摸着只知道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张磊或《快乐男声》的左立。总之，越通俗的越受鄙视，越小众的越高端。在这样的鄙视链逻辑下，无论是真乐迷还是伪文青，大概都不敢轻易跟别人说自己喜欢听民谣了。



相亲圈： 什么都比不过“我在北上广深有套房”

去年，《中国式相亲价目表：我儿子才33，不考虑没北京户口的姑娘，有户口的残疾也行》一文让“中国式相亲”刷屏了。在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的公园相亲角，男男女女直接被其父母明码标价，户籍、房车、学历、收入成为相亲“四大金刚”。

颇具黑色幽默的是，女博士/女强人就算有房、有车、月薪5万元以上，都只算简配（鄙视链倒数第二层）。

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相亲角一样，敏锐地对社会的风吹草动作出反馈。许多父母信奉的“利益”，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最引人关注、最让人焦灼的几个老议题：户籍、房子、阶层流动。“我在北上广深有套房”始终是最励志的醒世恒言。



黄金周旅游圈： 国外游>国内游>省内游>农家乐游

2017年，中国第19个黄金周，旅游人次从2800万到7.05亿，甚至接近全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，这其中有超10万用户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签到发朋友圈，足迹最远到达北极圈格陵兰岛。

旅行目的地自然传递出一种信息：国外游鄙视国内游，国内游鄙视省内游，省内游鄙视近郊农家乐。但甭管去了多高级的地方，走马观花式的出游也只是鄙视链上的一环。

区分旅游格调的标准有很多，目的地的选择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诸如信息搜集的方式、旅伴的选择、自由行还是跟团游、选择标准产品还是非标准产品等。占据鄙视链顶端的，不是高调晒自拍、晒风景、晒地标或晒美食，而是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长短。在一个地方待得住，首先表明你已游历了一些地方，不再痴迷于国家数量“打卡”；其次你有足够的闲功夫；第三还得有经济条件。



朋友圈： 不发朋友圈的人占据鄙视链顶端

截至2017年9月，微信日登录用户超9亿，日发表朋友圈视频次数6800万次——我们都在同一个表演剧场，互相成就一个貌似热闹的自我世界的中心。而根据表演内容的不同，形成了一套“朋友圈鄙视链”：晒专业兴趣>吸猫>晒书>秀恩爱>炫富>自拍>微商代购>转发鸡汤>养生……

实际上，朋友圈鄙视链与现实鄙视链有重合之处，与金钱挂钩。只不过在网络世界里，掌握话语权的是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，老一辈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为“互联网新居民”，成了被调侃的对象。要说能站在朋友圈鄙视链顶端的，大概是不发朋友圈的人。

(邱诗霖)

